

刊 藝 文 年 青

行 飛 國 祖 爲

雷 朱

千

明 光

爲祖國飛行
(獨幕劇)

張聯元

朱雷作

中華民國廿九年五月初版發行



青年文藝叢刊 爲祖國飛行 (獨幕劇)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寄費匯費)

著者 朱 雷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柳州 金華

代序

朱雷同學：

去年學期終了時由張名揚同學送來你的獨幕劇集，要我替你做一篇序，我立刻就答應了，滿以為寒假內比較空暇，一定可以替你寫好，那知道事實上寒假期間反比平時忙，一擱擱到現在，非常抱歉！

你的三個獨幕劇我都細細看過了。三個戲具有三種不同的風格：爲祖國飛行是一個悲壯的愛國戲，黑死病是個滑稽戲，聖誕之夜是悲劇。結構非常靈活，題材非常富於戲劇性；在青年作家的劇作中是不可多得的好戲。希望你好好努力，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文藝創作中以戲劇爲最難，因爲好戲的條件比小說詩歌要多許多，戲的題材

要新穎，結構要緊湊，人物描寫要清晰，對話要流利逼真，缺一不可。你的三個戲雖然簡單，但都能含有上開條件，我相信演出時一定能收到很好效果。希望你在這劇本貧乏的現在，多多努力研究戲劇，多多創作！祝你進步！

顧仲彝

目次

來函代序·····	顧仲彝先生
爲祖國飛行·····	一
黑死病·····	二三
聖誕之夜·····	四
後記·····	六

為祖國飛行

(獨幕國防劇)



薩克上校(西班牙空軍名宿,五十餘歲)

卡爾魯易(薩克幼子,上尉,二十歲)

莉娜(魯易未婚妻,看護女)

華多上將(前線駐防區司令,五十餘歲)

無線電收發員

傳令兵甲、乙、丙

門衛甲、乙

【地】 西班牙斐格拉斯城

【時】 一九三九年一月

〔景〕 薩克上校別墅，以地點關係，暫改爲前線防區司令營，舞台面是一間幽靜的起居室，硬被加上幾幅軍事地圖，靠台口置放書案，許多文件和電話機重疊放着，台中有一只與書桌並行的小桌，安放無線電機件，靠內爲壁爐，藥架等物，必須有三個照片分開掛着，一個在壁爐上，點着一枝白色的蠟燭，正中爲通到外面的門，由門衛把守，左邊是通司令辦公室的門。

〔幕〕 時間在天亮後不久，無線電員靜坐在小桌旁接收報告，莉娜穿着白衣，在整理藥物，薩克上校在桌旁來回踱着，他非常焦急不安，過一分鐘加重一磅似的，制服穿得很凌亂，白髮蓬了滿頭，遠處有些砲聲傳來。

無線電員 X. C. O. Y.，第十一區隊部，上將有令，請羅加侖將軍繼續抵抗，X. C. O. Y.，第十一區隊部……（他重複念着，聲音沉重而緩慢，很久纔取掉耳機）將軍，始終沒有半句答覆，只少有三個鐘點了。

薩克（揮手叫他繼續下去，他想得很深）昨天晚上，我跟羅加侖最後通話，那時

候炮聲非常緊急，他還瞞住我說不要緊，損傷很小……恐怕，惡運已經像烏鴉一樣，蓋滿這一隊的旗上了。

莉娜 爸爸！你安靜一點吧！整整的三天沒有睡過……爸爸！你要不要咖啡？

薩克 莉娜！我很憂慮，這當然是逃不了的危機。三天前緊張的時候，敵方的軍隊像山崩水潰的追擊下來，佔住第一線所有的炮位，在我們一邊，只有羅加傑這孩子率領的一部，能夠防止敵衆前進……你瞧，（指桌上圖）這是底格斯河邊的盆地。這是河流，這裏他們展開猛烈的戰鬥，結果在河套的右方給敵軍全部包圍了。這是水閘，敵軍利用它閘住上流的河水，把下流抽乾，用新式的排炮放在河上射擊。

莉娜 爸爸！我們可以把飛機炸去水閘，給上流的水衝了下來，不是他們就得救嗎？

薩克（苦笑）孩子！誰都這樣想過，誰都不能冒這樣危險的，你知道司令總部搬在這裏，機械區部搬在這裏，連西政府最重要的軍火，都搬在後邊飛機庫內，假

如這裏有一個飛機上升，給敵軍的偵察線發現，會全部給他們炸掉的。你聽，在天空飛的就是挺有名的轟炸機，還沒有找到轟炸的目標呢！

莉娜 魯易昨天跟我說，他一定要趕掉那些飛機！

薩克 少說胡話！你知道這裏有幾架飛機，夠得上跟他們拼嗎？

莉娜 法西斯都是那些怕死鬼，反正他們繞了一圈，早回去交差了，上一次不是給魯易一架飛機，趕掉了三架嗎？

薩克 這孩子鋒芒太露，總是一個危機。莉娜！在過去歐戰的時候，我的心事也跟魯易一樣，駐在法國前線，整天看到炸彈，死亡，我自己也整天轟炸，戰鬥，生和死只有我個人的命運，現在，你知道……（他邊說邊咳嗽，莉娜給他扶在椅上）

（魯易忽忽奔上，經過許多忍耐而突然爆發似地找他父親）

魯易 爸爸！我一定要你答應，你聽，到現在沒有回報。

薩克 （冷淡地）給他倒一些咖啡，莉娜！

魯易 爸爸！你換一個誠意的態度好不好？我要去！我把自己的成績保證。

薩克 魯易！你要求什麼事？

魯易 （大聲地）飛機！爸爸！你難道坐視自己的孩子給炮火炸掉，沒有反抗，沒有代價！（軟弱地）爸爸！我決不拿哥哥的情感來要挾你，可是，政府已經很少這樣的人才，決不能白白的犧牲了。

薩克 我也會把重複的話回答你，這裏是我的家，是政府一個祕密的軍部，旁邊有價值幾百萬的飛行庫，前線的糧食，子彈，飛機，都靠着這裏接濟的。

魯易 爸爸！我沒有跟你談這些。

薩克 我不是叮嚀你多少次數，在我們頭上，敵軍的偵察機整天在徘徊，你忘了昨天跟這裏三百碼遠的平格勒村子，給他們全部炸毀，今天聖路易街的教堂，也逃不了這厄運……你的飛機，能不能在這裏上升，保證這裏平安無事嗎？

魯易 會的，爸爸！我會傲幸的飛起……

薩克 微幸並不是你聰明的答覆，你詳細地想一下再說……過去我也相信命運，覺到許多不在意料的危險不會來的，譬如你母親，在歐戰的末年參加志願服務，整天爲傷兵看護，把睡眠的時候都省掉。一直到她自己不能支撐的時候，她還相信命運，她相信她不會死，爲着人類的痛苦生活下去。可是，要來的時候總會來的，上帝不會把創造和平的子女留給世界……（他說着便徐徐走近窗前，向遠處望着）看窗外一片紅光，那一處美滿的家庭又殘遭毀滅了。法西斯的魔手存在一天，世界將永無安寧。

莉娜 （指點窗外）爸爸！那裏是魯納亞的村子，昨天我還跟路易的媽媽做彌薩呢？

（魯易靜聽他父親繼續的談話，心事起落，時時不經意顯露，他瞥見父親面向窗外，一個冒險的念頭占住他，他堅決地走近台旁，拿起筆，在起飛證上簽了個字，他神經顫動很利害，時時回頭去看他父親，剛把證書撕下，司令華多由右

榜門上，他急忙改成個立正姿勢，把證書塞入口袋裏。）

魯易 早安！司令！

華多 早安！（回頭對薩克）早安！薩克將軍。

薩克 （回頭）早安！司令。

（魯易徐徐溜下，在門口站了站，出去了。）

華多 消息很壞吧？

薩克 很壞，司令！（同時坐下）

華多 薩克將軍，我非常對你抱歉，可是，除掉羅加倍率領的一部，就沒有軍隊擋得

住河口的。

薩克 是的，司令！

華多 現在只等後方的輜重車開來，把這裏的東西運走，你可以發令把水閘炸掉，

靠正義的面上，十一區隊也許會接到退守的命令的。

薩克 是的，司令！

華多 昨天晚上，魯易那孩子來見我，要我放棄恐怖的念頭，讓他去試試命運，鬧了半天，給我一頓罵了出去。

薩克 他罵過我自私，恐怕弄壞名譽，你看，他說我不動就激了我一下，哈哈！

華多 （跟着笑）呵！莉娜，你應該規勸他，他是你的愛人，有的時候你應該用母親的情感去壓制他纔對。

（莉娜含羞地同過身去）

薩克 莉娜！你給司令倒一些咖啡。

華多 （喝了一口）兩年來的戰爭，給了我多少不能磨滅的印象……可是跟沒有理性的豺狼妥協，和平不會保留到多少時候的。

薩克 我全知道，司令！對自己孩子的命運，我決不後悔。

華多 將軍！我所有的憂慮和你一樣，你知道，十一區隊也是西政府最後的精銳了，

……能夠挨上今天，戰事或者有挽回的希望。

（傳令兵上）

兵 司令！電話。（華多隨之下）

薩克 魯易什麼時候走了？

莉娜 司令來的時候就走了。

薩克 這孩子，總不肯聽話。

無線電員 （突然驚異地喊起來）X. C. O. Y, X. C. O. Y, 將軍！有回電……X.

C. O. Y。

薩克 快快！什麼？（他跑近台旁）快問，是那兒？

無線電員 是的，防空司令部……第十一區隊……水閘炸斷？是黃色的飛機，是的

……你是不是羅加侖將軍？

薩克 （突然奔向辦公桌）天！這孩子犯了死罪了。（提起電話）接飛行庫，噲！誰

飛了上去？魯易什麼？是我的簽字證書？

無線電員 你說什麼？羅加偌將軍已經死了？

薩克 （擲下聽筒）誰？誰死了？

無線電員 是的，是的……（聽了一回壯嚴地站起）將軍的二位公子，在昨天晚上壯烈殉國，軍士把屍首收拾了，葬在盆地上，現在河口已給一個黃色的飛機炸斷，水流奔潰，向敵軍正方沖去，十一區隊乘勢推進，準備和正面的敵軍決一死戰。

薩克 （由極度打擊而徐趨軟弱）把電波移轉，發令叫魯易幹快回來。

無線電員 X. C. O. Y. 魯易將軍，上校有令，趕快把飛機飛回……（重複一遍）

薩克 孩子！你們跟着媽也好，反正遲早一樣，只是對於你們的責任，我感到慚愧！（屋頂上有飛機颶過聲音，室內非常沉默，只有莉娜在輕輕啜泣，薩克走近壁爐，把妻子照片下的白燭移在中間的羅加偌照片下，慈祥地望一回，魯易自外

門上。作空軍裝束，體態疲乏，滿面風塵，頑皮地望着他父親。

薩克 孩子，願你們看到我引領的燭光，找到母親。（他回到辦公桌旁，魯易輕輕跟

上來）

魯易 （走近薩克）爸爸！

薩克 （呆立不動）……

魯易 爸爸！

薩克 （頹唐地）把帽子拿掉，魯易！你的手槍也放在台上。

魯易 是的。

薩克 魯易！你犯了軍法。

魯易 是的，（立正）將軍！

薩克 國家的法律只有一條，魯易！

魯易 將軍！我沒有請求寬恕，我樂意死！